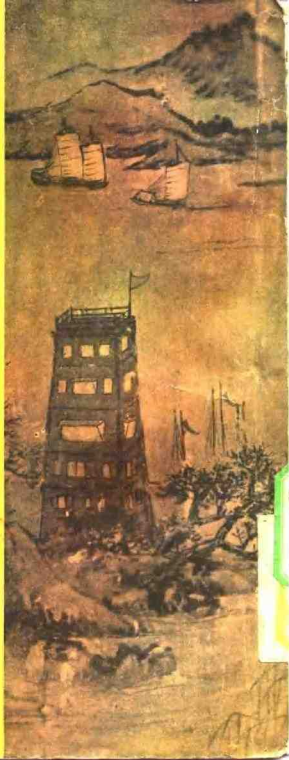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文物圖釋

羅爾綱著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太平天国文物圖釋

吳 錫 璣 著

太平天国文物圖釋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六卷)

羅 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9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250×116 毫米 $\frac{1}{32}$ ，印數8，插頁30，字數105,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5)2.20元

統一書號11002·02

— — —
校對員：林富敏等

自序

這一集「太平天国文物圖釋」，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六集」。這是一部刊載解放後幾年來人民政府保護太平天国文物的輝煌成就的集子。

我在解放前研究了十八年的太平天国歷史，但踏破了鞋子，只在北京頭髮胡同的冷攤上訪得過一本太平天国手寫本的「天條書」，我所得看見的太平天国金石文物也只有寥寥十來件。我在一九四一年曾經把這些認為是僅存的鳳毛麟角的金石文物寫成了一本「太平天国金石錄」刊行。那時候，我完全沒有設想得到太平天国文物會有今天這樣的源源不斷的發現。

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首先教育了人民，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金田起義百周年紀念日，「人民日報」特發表社論紀念這一個偉大的農民革命，喚起人民對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視。並在北平、南京、上海、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地先後舉行太平天国展覽會，通過展覽會，掃除了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国種種的誣蔑，表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抗封建、反侵略的業績，扭轉了一部分人以往對太平天国不正確的觀念，從而依靠人民，去發掘太平天国文物，因而就源源不斷地發現這樣輝煌的成績出來。

現在，爲了要把人民政府這一個保護太平天国文物的輝煌業績向廣大人民作宣傳，爲了使人民更進一步地去認識太平天国，爲了向歷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資料，所以便編纂了這一部集子。

在這一部集子裏面，所收的只限於金石、建築、印刷、憑照等文物，並不包含詔旨、諭檄、書翰等文書；只有在闡釋了某一種文物而必須附錄它的附件以爲說明時，或爲了要詮釋某一件重要文物而必須附錄其他有關文書以爲印證時，才把那些附件或文書作爲附錄，如「榨戶朱玉桂朱物吝榨坊照憑」附錄它的附件「掌理安徽省油鹽事務元臣黃批」，「業戶來蘭堂收租票」附錄作爲印證的「錫金在城賦租總局經董薛布告」等四篇文書，此外，其他一切文書都不收在內。

在這一部集子裏面，有十分之九的文物是在解放以後新發現的或鑑定的，但也不是把所有新發現的文物都收羅在內，其中有許多部門只是舉出有代表性的，以供說明問題、研究問題之用。

首先，我們從這些文物裏面，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的種種成就。如從碑刻類裏面，我們看見了太平天国嚴禁封建碼頭太陽河碼頭渡船規條碑，與人民得到民康物阜而歌頌太平天國的常熟報恩牌坊碑序；如從軍事類裏面，我們看見了太平天国用自鑄的較爲落後的前膛大砲，甚至還用原始武器的榴石，這些兵器，不僅遠不如外國侵略者用的新式後膛開花大砲，也不如外國侵略者供給清朝統治者的洋鐵砲和清朝統治者自鑄的大砲，但是，太平天国却使用了這些較爲落後的武器經常打敗滿清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這就可以證明了人民力量的宏偉，打破唯武器論者的荒謬；我們又看見了太平天国

在腰牌上所寫的教訓官兵及工作人員的誡條，這些誡條，不僅說明了太平天国對軍隊教育的重視，也說明了教育方式的靈活和多樣化；如從社會組織類裏面，我們看見了太平天国社會基層組織的嚴密；我們又看見了太平天国結婚制度的嚴肅，並且是一種反對封建的、基於男女自願結合的婚姻制度；如從工商業類裏面，我們看見了太平天国是採取自由經營的工業政策，而在國家監督之下，對保證生產發生了作用；我們又看見了太平天国對商業不是不加管理的，而是有一定的管理制度的，並且使商業的繁榮建築在為人民造謀福利的總目標上的；我們也看見了太平天国商業稅的輕微、良好，與太平天国錢幣的質佳、工良；在藝術類裏面，我們看見了太平天国現實主義創作的壁畫和美麗的蘇式彩畫以及優秀的木石雕刻；我們也看見了中國人民長期喜用的圖案。所有這些，不僅僅是粉碎了地主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加於太平天国的種種誣蔑、侮辱，而且，使我們得到進一步清楚地認識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種種業績。

同時，我們從這些文物裏面，也看出了太平天国革命失敗的原因。如從田憑裏面，我們看見了在太平天国革命後期的江蘇地區有密骨地寫明「仰該業戶永遠收執，取租辦賦」的字樣的保護地主階級佔有制的土地證；如從業戶收租票裏面，我們又看見了在太平天国革命後期的江蘇、浙江地區有保護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一業戶收租票，有保護地主階級進行剝削農民的「布告」，有企圖要恢復封建統治，使地主階級再騎到人民頭上來的一護憑；如從田賦附加捐裏面，我們還看見了在太平天国革命後期，有些蛇化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權去剝削農民，他們變成爲榨取農民的剝削者；所有這些

違背革命的倒行逆施，都成爲破壞太平天国革命的羣衆基礎的根源。無疑的，這些文物的發現，提供了我們今後研究太平天国內部階級變化，太平天国革命失敗最主要的資料。我們只有掌握了這些資料，從這些資料所提示出的問題，作深入的探討，然後才能對太平天国這一個農民革命的缺點以及它所以終歸失敗的根源得到科學的說明。

在這一本集子裏面，我也同在史料考釋集內的第二輯、第三輯一樣，在每一件文物或幾件同類的文物之後都寫了一篇跋文。爲了要了解文物的內容，爲了指示出文物本身所提供的歷史意義，是有寫跋文的必要的。寫跋文最主要的要點是：抓着要點，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我最初學習寫跋文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整理藝風堂金石拓本的時候，那時候，我曾細讀清代諸家金石跋文，最使我佩服的是乾嘉時代著名學者錢大昕的金石跋文，他對每一篇金石文字的跋文，就最能够抓着要點，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往往同做一件金石的跋，他人用了連篇累牘的文字還接觸不到要點，提不出問題，或解釋錯了問題，而錢大昕却用簡單的文字寫出了他對那一件金石正確而卓越的體會。所以我在那三年的工作裏面，常常發現了王昶、武億諸人的錯誤，但很少發現到錢大昕的錯誤。我是有志向錢大昕學習的，但由於個人的材力微薄，所寫的跋文總難寫得好。不過，在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今天也有勝於古人的條件，就是古人做考據不管他們是如何的精深宏博，但是，歷史條件限制他們，他們沒有掌握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武器，他們局限於從史實的現象去看問題，他們不可能從本質去進行分析批判。我們今天就完全不同了，只要你初步能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去看問題，你就會得

到與古人截然不同的成就。就以我自己來說吧，我以前只是懂得用乾嘉學派的方法來寫跋文的，這部集子裏所收的「鬻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曾經改寫過四次，「干王洪仁玕福字碑」曾經改寫過兩次，每次的改寫固然是對史實內容有所增加，但所討論的範圍却都局限於史實現象問題，而不懂得從本質上去研究問題。這一次改寫，由於初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看問題便不同了，我從石達開那首白龍洞題壁「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臨軍稱將勇」、「劍氣冲星斗，文光射日虹」的詩句中，看出了這一個目空一世的個人英雄主義者，當這時候，他已經脫離了農民革命的隊伍，而在發展他個人英雄主義的路上一步步地踏人滅亡的深坑去。這一首詩，正深刻地反映出當時石達開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沒落行動。我又從洪仁玕福字碑上所刻的那一段作為當時資本主義侵略先鋒隊西洋傳教士麻醉東方落後民族的主要教義的，教人忍受現實種種迫害，而去追求虛無的天國的耶穌教山訓衆論九福的話，看出了洪仁玕對耶穌教與太平天國對耶穌教根本不同。太平天國是利用耶穌教作為組織農民發動革命的工具，而洪仁玕却中了西洋傳教士的毒。所以當他從香港到天京來的時候，西洋傳教士對他都抱極大的願望，希望他能把耶穌教義向太平天國宣傳，改變太平天國的宗教；他到天京掌握太平天國的政權之後，果然照西洋傳教士的願望向太平天國廣大的軍民作了宣傳。不僅如此，他在太平天國與外國侵略者鬥爭最尖銳的時候，他主持外交，就失了立場，犯了大錯誤，結果被天王撤職。我們從福字碑上看來，就十分清楚地看出了洪仁玕的思想，行動是跟他中了西洋傳教士的毒分不開的。這應該是研究石達開慶遠題壁詩和洪仁玕福字碑的主題，而我以前歷次改寫始終沒有接

觸到，只有到了今天才看得出來。這說明了我們今天的歷史工作者，只要會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武器，並批判地接受古人治學的優良方法，我們人人就都有條件會比古人做得出更好的成績的可能。

在這本集子裏面，我所寫的跋文一般都比在史料考釋集裏所寫的爲簡短。這是有三個原因：第一，這一本集子內所收的面比較廣，如果每一篇跋文都寫得詳細，那篇幅至少要比現在增加到五、六倍以上，爲節省廣大讀者閱讀時間起見，所以採取簡要的寫法；第二，有些文物，必須另作專題研究，所以在這裏只能作簡要的介紹；第三，又有些文物，還沒有具備作出結論的條件，所以只有在這裏扼要地初步提出問題。爲了這三個原因，所以這一個集子的跋文，一般是採取簡要的寫法。希望這些簡短的跋文，對廣大讀者了解這些文物能有幫助，也希望對歷史工作者進一步研究能發生作用。

關於太平天国文物，我要向讀者指出有些古董商人，他們從舊社會過來，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在解放後，還僞造太平天国文物，企圖進行欺騙。已經鑑定出來的有：太平天国大錢、太平天国錢牌、太平天国聖鈔、傅善祥題石達開像、尹賢端題送范汝增硯、翻刻的天王玉璽和幼天王玉璽拓本等等。而最突出的是有一個古董商人做照余成角墓碑僞造出來一份王久年墓碑的拓本，他來向我們兜售，經過我們打破沙鍋問到底證實了他的作僞之後，他在南京沒有辦法進行欺騙，就到上海去兜售，並且僞造說是經過我鑑定的去欺騙我們的文化機關^①。還有古董商人根據我在「太平天国金石

① 見「歷史教學」第一卷第五期方詩銘「太平天国革命運動中遺留的石刻」。

錄」一書所著錄的兩尊老早已經遺失了的銅砲的銘文偽造了拓本，去進行欺騙。我說這一件事，是要讀者，特別是文化機關收購文物的同志們提高警惕，以免受不法商人的欺騙，而混亂了真實的歷史文物。

我寫這部稿子，還有兩點小體會。在我開始寫草稿的時候，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魯·維·阿斯塔菲耶夫先生來南京訪問，他同我討論「太平天國內部的階級關係怎樣？力量對比如何？它們之間的消長情況如何？」這一個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極為複雜的問題。魯·維·阿斯塔菲耶夫先生說：「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初時是代表農民的，但後來却有些領袖們變了質，成爲反農民。這是太平天国革命失敗的一個原因。從中國歷史來說，農民階級的領袖變了質，成爲壓迫農民的人，劉邦便是一個例子。這是和農民小生產者分不開的，農民是被壓迫者，但也會變成壓迫人的人。」這兩句話給我的啓發很大，使我明確了一些還在考慮中的問題。因此，我在這一部稿子土地類裏面，就把太平天國內部的階級變化，與有些領袖們變質的問題大胆地提出來。

另一個體會，是做科學研究工作必須有不斷改正錯誤的勇氣。中國古代學者常有著書之難的感嘆，例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舉出班固作史年歲說：「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詵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尚有未盡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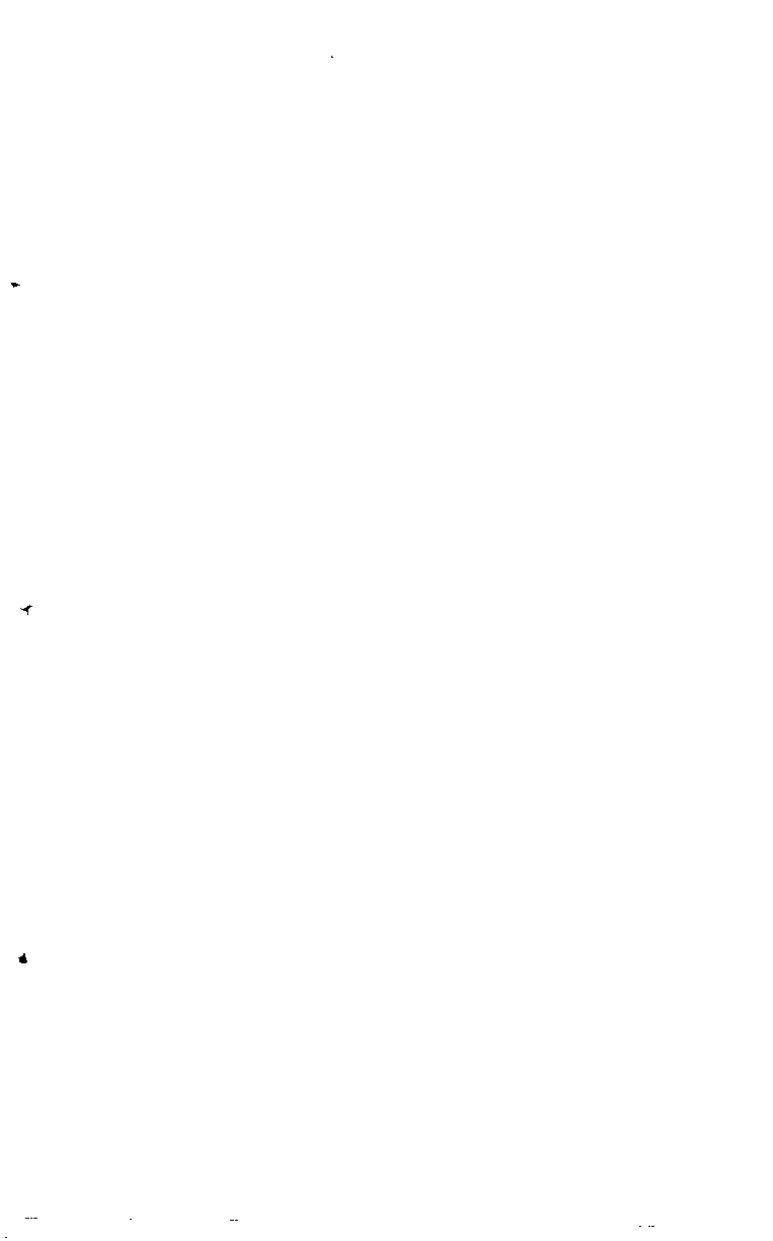
者，益信著書之難也。」幾年以來，我常常發現自己著作的錯誤，或者是讀者幫助指出我的錯誤，使我認識到著書的艱難。特別是這一部稿子，其中有一條論證我提出的太平天国曾在江蘇常熟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證據，在排版當中，我才把兩種不同的鈔本校勘出我所據的本子錯誤遲了一年。這就動搖了我所提出的說法。接着，我再閱讀了若干新史料，又指出我以前所引據的幾條主要證據都有問題，並且還指出若干當時的真實情況。這樣，就使得這一部已經排版完成的稿子，有關論證太平天国土地問題的地方，不得不重排，這就更使我深切認識到著書的艱難。在二十天以前，我帶着這一種感慨進入醫院，給我的失眠症又增加了沉重的心情。在醫院中，我看了「巴甫洛夫選集」，得讀到卷首所引巴甫洛夫在「客觀研究動物高級神經活動（行爲）的二十年實驗」一書第五版（一九三二年）序言所寫的話道：「我們敢說，本書就其研究活動各點之一說，乃是關於這一大人類知識領域的活生生的歷史。正像任何一種歷史那樣，無論過去和現在，其中都有許多的錯誤，許多不精確的觀察，許多提得不正確的實驗和論證不充分的結論；但同時却有許多可資借鏡的情形，整個說起來，正像本書的許多地方已有所刪改和修正一樣，科學的真理是不斷地積累起來的。」巴甫洛夫這一段序言，教導我們知道在研究的過程中，錯誤是免不了的，科學的真理是不斷地積累起來的，作爲一個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必須正確地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不斷地改正錯誤；然後對科學的研究才有所貢獻。這就和中國古代學者徒以著書之難教人，使人祇知道不敢苟且，但却會發生縮手縮腳的消極之感不同，巴甫洛夫的指示有着積極的意義。我讀了巴甫洛夫這一段序言，把我壓在心底的沉重的苦悶消失

了，而代之以奮發的心情。我深深地體會到，做科學的研究是一條艱苦的路程，是沒有一步登天的捷徑的，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免不了常會有錯誤發生的，一個科學工作者必須勇於承認錯誤，欣然去改正錯誤，在一生不斷的改正錯誤的過程之中，向前邁進，然後方有利於人民的科學研究事業。我在病痛中得來這一點體會，願與作科學研究工作的同志們共勉之。

在這部集子校樣已經印成的時候，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發現了兩件太平天国重要的碑刻：一件是在天王府遺址發現的天王繪音碑額碑座；另一件是從訪問南京耆老得來的線索而在安徽省當塗縣采石區江心洲太陽河村發現出來的太陽河碼頭渡船規條碑。關於這兩塊太平天国碑刻，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丁雲青先生寫有兩篇考釋，承他的允許，准我節錄收在此集內，使大家得先睹為快。我這部稿子的編纂與字句的修飾，還承丁雲青先生提了寶貴的意見，併此致謝。

這一本集子所收的文物很廣，各種文物各有不同的情況，爲了對付那些不同的情況，所以定有幾條凡例。這些凡例是否妥當，請讀者指正。又本書對不清晰的文物上文字的釋文，雖然是細心地去辨認，但難免有錯誤的地方，此外，跋文裏面錯誤的地方，都請讀者加以指正！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羅爾綱謹誌



凡 例

一、凡文物的高寬與存在何處等應加說明的都在照片下面加以簡短的說明，其有情況待查的則暫缺。至於碑刻一類所有考釋都寫在跋文裏面，不在照片下面另加說明。

二、凡文物存在處所，有舊存某單位，今此單位已撤消而不明該文物轉移何處者，則仍記舊存處所，待將來查明再補記現存處所。

三、凡記錄文物高寬，都用公分；但如未見原物只據記載而著錄的，則各從原記載。

四、凡文物上的文字有模糊不清的，都在照片後頁仿歷來的金石釋文的慣例附以釋文，以幫助讀者辨認，凡照片清晰的則不另附釋文。

五、凡著錄文物上的文字，有辨認不清的都按照所佔地位加□符號，以表示未能辨認的字数；若連所佔地位都不能辨清的則闕而不加。

六、凡著錄文物上的文字，有確定是誤字的，則於誤字之下用（）加註本字，有確定是缺漏字的，則用〔〕加註。

七、凡著錄文物上文字，都從著錄金石文字的慣例照原樣書寫不改。

八、本集所收文物，大部分是根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陳列的實物及我的拓本和照片攝製的。如係採自其他著作並轉錄原來的說明，概在照片下註明來源。

目次

自序

凡例

壹 玉璽

天王洪秀全玉璽

幼天王洪天貴福下璽

貳 碑刻

天王洪秀全輪音碑額

天王洪秀全輪音碑座

太陽河碼頭渡船規條碑

加修紹興城碑記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

永安砲臺碑

長樂物產碑

三—一九

三三

三四

三—二四

三三

三三

三四

三九

三五

三三

三六

目次

嘉興分路碑.....六九

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七三

附錄 翼王石達開曾祖母黃氏墓碑.....八五

翼王石達開祖墓雙石柱殘石.....八五

干王洪仁玕福字碑.....九一

天朝元勳曾水源墓碑（天朝元勳曾水源墓全景）.....一〇一

梯王練業坤墓碑.....一〇七

余成角墓碑.....一一一

叁 軍事.....一二五—一二三

甲 兵器.....一二七

銅砲.....一二九

鐵砲.....一三一

插石.....一三三

乙 腰牌.....一三七

宰差馮道起腰牌.....一三九

肆 土地.....一三五—一〇一

甲 田憑.....一三七